

2014 海外藝遊專案
「歐陸當代表演觀察旅行計劃」
結案報告

林人中

前言

帶著同時是藝術家、策展人、製作人的越境實踐身份，藉著這趟旅行，我意圖更為直接地到達歐陸行為／表演藝術圈境內，帶著田野研究的動機，與藝術家、策展人產生對話、交換想法，或看著一件件作品上演，同時檢視自己的歐陸想像及知識系統與實境之間的差異。而當我觸及到越來越多「外國人」時，我便越發思索著，台灣表演藝術圈裡談論「國際交流」、「跨國合作」、「跨界製作」等字眼時，「國」與「界」究竟該如何具有更活潑及豐富的意義，「交流」的重要性與藝術創作的靈光，如何透過人與人的聚合，達致彼此正向建造的效果，而非僅止於節目交易的層面。

在此同時我意識並經驗到「關係」的重要性。任何一種交流的話語及藝術生產，無法脫離人與人構築的座標而存在。如果我們並不相識甚或不瞭解彼此，任何一種合作的可能終將無法發動。如同我在布魯塞爾的一頓晚餐上，與藝術家討論著「tourist」與「visitor」的不同。如果我還會回來，那麼我便不是過客。如果我僅是經過／錯過，那麼即便我擁有一個藝術節或場館，「我們」之間也將只是擦肩。於是在旅途中，我開始學習認識一個人，與他／她交朋友。而學習如何交朋友，並在此基礎上，更深入瞭解一份藝術與文化的語境，幾乎是在作研究與觀察之外，最大的功課與啟示。回到台灣，我回頭檢視當初去這一趟的目的：在未來策展國際性藝術節。同時也像是沒有回頭路一般，如果定了心意要做，那麼我必須投資更多時間與各種成本在「出去」與「回來」之間，如同人與人的交往，必然需要特定的時空過程。

於是我想試著將所到之處及見識聽聞，及發生於我與這些藝術家之間的生活故事記錄下來，發展成以「我遇見的一百零一個藝術家」為（暫）名的寫作計劃。而在這份結案報告中，我大致描述三場事件，分別是「伯明罕 Be Festival」（關於國際交流的創意策展）、「柏林行為藝術月」（關於其行為藝術作品的些許觀察）、及 Boris Chamatz「舞蹈博物館」演出（關於當代舞蹈的當下及歷史重探）作為三種面向的舉例說明。

伯明罕 BE Festival

相對於歐陸大型主流的劇場藝術節，我更好奇獨立、實驗性、具有策展主題特色，而尚未被引介相關資訊在台灣的藝術節。這是我資料研究蒐集的其中一環，而我發現，這些外於主流市場的藝術節，其崛起乃至成功而可借鏡觀摩之處，主要在於他們的創意策展。這並不意味他們不趨向市場，或是節目品質為了展現獨立性格而有所打折。他們更多思考並實踐的是，如何創造自己的品牌向度，在各種主題藝術節林立的环境與機制中取得與藝術家、觀眾、策展人之間的多項對話。



伯明罕 Be Festival 是我追蹤的案例之一。作為一個才五歲的新興藝術節，今年英國衛報給予 Be Festival 「把伯明罕變成歐洲藝術交流中心」的高度肯定。他們怎麼做到的，又做了些什麼？Be Festival 是一個以「國際交流」為目的（以歐陸為中心）的劇場藝術節，並以「市集」（showcase）作為節目呈現形態。三位聯合創辦人，分別是西班牙籍的 Isla 與 Miguel 及英國籍的 Mike。多年前他們分別在馬德里與倫敦相遇，結為好友，並因為共有一個夢想，而展開這項交流計劃。他們想，為什麼在英國，我們沒有可以向外拓視其他歐陸節目及最新趨勢的藝術節平台，同時向內將歐陸藝術家輸入英國的交流網絡？他們決定以 Mike 居住的城市伯明罕開始實驗。

為期五日的 Be Festival 活動架構，大致分為節目呈現（視覺藝術、舞蹈、戲劇、Live Art）、工作坊、交流論壇三部分。以綜合連結來自英國及歐陸藝術家、場館、策展人、中介組織為價值核心，設計其執行方法。譬如，讓所有節目集中在同一場館發生，並將場館佈置為可供展演及交流的多功能設計。大會供應早中晚餐，搭配從早到晚密集的活動安排，將所有人聚集在同一空間吃

飯、談話、喝酒、交換訊息、認識彼此。為集中交流效益，Be Festival 僅開放少量觀眾購票入場觀看節目，在會場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專業人士，製造高密度的交流環境。



工作坊的安排都在晨間，而如何規劃工作坊內容亦是一間學問。它同時具有兩種目的，其一，幫助尚未熟悉的人們認識彼此，透過藝術實作，製造對話的材料，與認識對方的基礎（這確實比單純喝酒聊天式的社交更能認識陌生人）。其二，工作坊內容及講師藝術家的選擇，同時關乎到大會如何定義自身的藝術視野及策略。在第二點上，Be Festival 很聰明，以今年為例，舞蹈、偶戲、戲劇、行為藝術、藝術行政。此外，Feedback Café 則是大會另一創意安排。藝術節行進間，每日下午的 Feedback Café，邀請前一晚呈現的三組藝術家與專業人士及觀眾進行對談，相較於用餐間人們私下交換對節目的評價，這場合顯得正式許多，也讓人發言較為拘謹。但對藝術家的好處是，他們可以有一較友善且完整的時間空間，表達自己的思想，專業人士與藝術家間也較能嚴肅地討論作品。這是酒水時光較難達致的。因此，就算你私下已與他人交換了對某藝術家的看法，你仍會想出席參與 Feedback Café，如果你想買節目，你會想知道觀眾及其他專業人士對藝術家及作品的看法作為交易參考，這個場合於是可嗅見潛在商機。



Be Festival 同時將 showcase 作成 competition，以獎勵機制吸引歐陸藝術節眼光。透過策展人、藝術家、場館組成之評審團每年遴選出數名優勝者，首獎節目，將再度受邀於隔年 Be Festival 呈現完整版演出。其中某三組節目，則會被組成一套 showcase，展開由 Be Festival 與歐陸各國及英國各城場館合作的巡迴行程。不可置否的是，他們攜領著一大票「歐洲人」已成功向內打入英國市場。這項判斷來自，當在大會的酒吧區，身邊環繞著倫敦許多重要場館及組織代表時。這些受邀而來的專業人士，更不乏倫敦藝術龍頭 Tate Modern 策展人，及巡迴名單中的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的節目經理。

Be Festival 雖以歐陸為經營中心，但實際上歐陸國眾多，要能夠連結東歐、南歐、北歐、甚至中南美洲藝術家及資源，所需花費精力、人力、財力、物力遠超越三位聯合創辦人的想像。他們的下一步是什麼？「亞洲」，其中一名策展人對我說。他們對日本、韓國、台灣的舞蹈及劇場感到高度興趣，在歐陸的網路建構齊全之後，他們將開始將 showcase 節目徵選範圍擴大辦理。我說，我想你們的重點不是亞洲節目到達歐洲演出如此而已，對我來說，重要的是，你們必須在亞洲某些城市如台北或東京找到結盟單位、場館或機構。以共製節目為目標來發展，這樣才有可能把歐亞兩邊網絡聯結起來。講完這句話之後，我們有了一個較長的討論台灣的表演藝術現況的酒水會議。

柏林行為藝術月 Month of Performance Art- Berlin

*內文發表於 Art Plus 雜誌 2014.6 月號



五月，柏林行為藝術月（Month of Performance Art-Berlin）正在發生，街頭、廣場、藝廊、替代空間、網路、地鐵都是藝術家的舞台。這場歷時整個五月的行為藝術馬拉松，今年邁入第四屆，由一群以柏林基地的各國藝術家發起，起初原只想串聯發生在五月的所有行為藝術活動，共享其關係網絡及資源，而後他們以公社（commune）為運作形態，共同分擔行政工作、財務及勞務，維繫起半年前製期及當月近百場的演出。即便不依賴政府補助的獨立操作方式在歐陸行為藝術圈是常態，但柏林特殊的城市氛圍，卻讓這項活動有意識地宣稱自己「不是藝術節」，核心小組以實驗平台（laboratory）為實踐概念，每年設計不同方向開放藝術家與策展人提案，共同策劃並執行各項主題的表演節目。作為一個新興藝術節，柏林行為藝術月已在歐陸藝術圈打響名號，並與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城市行為藝術節與替代展演空間結盟為藝術節夥伴。

在這裡，我遇見了一場動人的表演。那是一座教堂，美國藝術家 Philip 與他的朋友們。一個尋常的星期六早晨，天氣舒爽，有些家庭來到教堂廣場的草地上野餐，三五好友在一旁的露天咖啡座殺時間，廣場周圍的生鮮市集人潮絡繹不絕，空氣瀰漫著剛出爐麵包的香味。在看似毫無異狀的日常中，Philip 穿著一身白衣赤腳走到廣場中央，一切開始發生。他雙手雙腳被縛，嘴裡含著布，面部罩著看似刑具的木莢，坐在椅子上動彈不得。前方擺著一副桌椅，桌上有筆及一本空白畫冊。他所坐的椅子上豎立著告示板：「如果我手腳被囚，口被堵塞，你能為我寫下我的心懷意念嗎？」Philip 像一個沒有發言與行動自由的罪人面無表情靜靜端坐，背對著教堂建築的高聳的尖塔。路人注意到 Philip，有的瞄了一眼，有的走近他身邊讀著告示牌上的文字，有的好奇地翻了翻空白畫冊而離去。

Philip 是這場長時性表演（durational performance）場景中的一部分。

德國藝術家 Emily 接著來到在 Philip 前方的草地上，她穿著紫色緞面睡袍跪坐在野餐布上，在周圍插上寫著「我還是處女」、「我爸爸不曾愛過我」、「我受過德式教育」的紙板。接著，她開始用眼神邀請觀眾來到她身旁躺在她大腿上，她撫摸觀眾的頭髮，像是哄小孩入睡，有的觀眾因為尷尬隨即起身，有的則閉上眼享受其中。不知從哪個時間點開始，另一位美國藝術家 Amy 的作品已正進行。似乎是從廣場外圍街道上生鮮市集的攤位中開展，她穿梭在人群中，手上拿著一卷紙，像一台人肉打字機，將聽到的各種環境聲響與談話記錄下來。長長的字條隨著她行走的路徑躺成軌跡，一路自市集延展到 Emily 所在的草地、Philip 的廣場及一旁的咖啡店，宛如一件生長中的裝置。法國藝術家 Patrick 則是另一種身體裝置，他穿著工作服，背了一柱近二層樓高的水管，腰際綁著一台小筆電在廣場上四處遊走，當人們好奇趨前，便會在電腦螢幕上看見自己的頭頂，原來 Patrick 在水管的最高處裝了一顆攝影鏡頭。墨西哥藝術家 Fausto 以 Philip 的區位為圓心，用毛線在廣場上描出不規則狀的圓塊，然後沿其圓周他吹起吹粉紅色的塑膠泡泡繞行，他將泡泡往頭頂上吹使之漂浮在半空中，若落地，他便再吹一個。



當所有藝術家現身「到位」時，已歷近一小時。畫面佈局上，以教堂作為整場行為表演的主背景，Philip 的作品區位為舞台中心，伴隨 Emily 作品成為一組固定不動的意象，對照著處於流動中的另外三個藝術家。他們彼此都選擇了在空間區塊及文本上各自獨立與延義，並不與任一方互動。Emily 會因為觀眾選擇互動的方式改變而轉換身體姿態的遊戲規則。隨著時間推進，Amy、Patrick 與 Fausto 偶爾會消失在主場景中，他們的表演則在外延各自持續發生，譬如 Amy 反覆往返於草地、廣場、市集之間，偶爾她的長紙條會被觀眾踩斷，而她所寫下的文字也因著時間走向中午及下午，人們交談內容改變而產生有趣的覆蓋與對比。某些時候他們又各自回到場景裡，與不動的藝術家分別組合出新的視覺文本。流動中的表演者由於都「只做一件事」，行動的能量因此在其「反覆」（repetition）中逐漸堆積出一種近似週期性感受的擴散與聚合。我感受到能量聚散的軸心圍繞著自囚的 Philip，而使得這個看似最簡單的靜坐開始散發強大的存在與儀式感。二小時過去，觀眾亦陸續在他前方的畫冊上留下文字或繪圖。

最後我也坐上前打開畫冊，與 Philip 對望。他的眼神堅定又疲憊，口水從嘴角溢出，背發痠而弓起，手腳微略發顫。我再次讀著他受刑的身體姿態與告示牌的訊息：「你能為我寫下我的心懷意念嗎？」忽然間我感到這是不可能的事，我

無法代替任何受苦的人說明他的處境或為其「發聲」，若有，那也是想像，而這個想像並不真的平等與理所當然。久久無法動筆，但我仍想寫下什麼，於是我腦袋裡開始重組整個環境視域中的所有文本，包括就在我面前僅有三步之距的這個人與這件作品到底意味了什麼。

這場集體行為表演結束於 Philip 的作品。自囚行動結束後，英國藝術家 Orion 邀請在場所有觀眾在草地上跳舞，慶祝某件沒有被說明的事物，然後引領走入教堂。我意會到，此刻才是整場行動的最後一個表演。我並未隨眾進入教堂。一轉身，看見 Amy 撿拾散落在路上的字條，跪了許久的 Emily 在按摩小腿，我回憶起方才的三小時，望著教堂頂端的十字架。一回神，Philip 已不見蹤影。尋常的星期六下午，教堂前廣場的露天咖啡座三五好友聚集，有些家庭來到草地上野餐，生鮮市集開始收攤，於是趕緊前去買了手工蛋糕與拿鐵。已經忘了自己在那本畫冊上寫了什麼，但清楚記得我並未走進教堂。

Boris Chamatz 「舞蹈博物館」：20 Dancers Fro The XX Century／為二十世紀跳舞的二十名舞者



偌大的柏林紀念碑公園（Sowjetisches Ehrenmal），二十名舞者錯落各處，各執某些舞蹈／身體語彙，跳舞給你看。你會看到 Merce Cunningham、土方巽的舞蹈、Jerome Bel 的《Shirtology》、Meg Stuart、非洲傳統舞、俄羅斯芭蕾舞、卓別林、接觸即興、Michael Jackson、Michel Fokine、Vogue、Nijinsky 與 Pina Bausch 的《春之祭》等等。這是柏林藝術節之屋今年國際藝術節（Foreign Affair）的主題節目，法國編舞家 Boris Chamatz 的舞蹈博物館計畫（Musée de la danse）：20 Dancers For The XX Century。

舞者們定點重複跳著一樣的舞，你則在公園四處流動，觀看這些身體，如何形構出 Boris Chamatz 觀點中的二十世紀身體圖像。在此同時，它像一則大型的長時間行為表演。這件計畫曾在紐約的 MOMA 展出，無論是戶外空間或博物館空間，這樣的身體表現性，放在當代藝術中 performance 的脈絡，卻不僅是「舞蹈介入美術館」這道層次而已。Boris 這麼做，思量的是身體如何作為一種文件，他如何同時招喚、對話著歷史及當代。

我跟同行友人說，為什麼沒有收錄比利時女王 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或者，為什麼是土方巽而不是大野一雄？又或者，更晚近的 Hip-Hop 呢？這些問題隨著我們花了一整個下午看完二十名舞者演繹的身體後拋出，但提問的目的不在質疑缺少了什麼。而是透過這樣的計畫表現，我們得以對照出，策展脈絡中的身體觀到底意味了什麼。這同時是有趣之處。



我們對《春之祭》的段落印象深刻。Igor Stravinsky《春之祭》中被獻祭的少女音樂章節響起，這時有兩名女舞者起舞。一名舞者跳的是 Nijinsky 在 1913 年的版本，另一名舞者跳的是 Pina Bausch 在 1975 年的版本。忽然之間，我們看得入迷，不僅是從未想像過這兩種被獻祭的少女同台並置的場景，更由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體語言在同一時空中同時演現時，竟然如此動人。兩名舞者喚醒的，不僅是當代舞蹈歷史中的身體語言與風格，還有存在於他們身上，屬於兩位編舞者的身體記憶。友人說，這確確實實是為亡者編的舞，此刻也為亡者跳舞。這座公園的土地下，埋葬著二次世界大戰受難的蘇維埃士兵的身體。而我們同時在兩位舞者身上看到兩位已逝編舞家的身體如何活過來。這一刻，這些歷史都變成了「現場」。

我們談到，這件計畫若在台灣實現的可能。台灣的二十世紀身體論述是什麼？這個問題產生了兩種計畫呈現的辯論：我們應該放置「台灣的身體」在台灣版本裡嗎？或者就原封不動呈現 Boris Chamatz 的觀點。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會思考「台灣版本」這種事情。前提還不及於台灣的身體如何表現，而是為什麼必要呢？我們想了想，有了一些討論。覺得，原封不動呈現這件計畫最好。理由是，對應歐洲觀點，我們得以看見文化／歷史／身體的種種差異，而對於在地觀眾來說，「差異」(difference) 會成為我們找到觀看方式的路徑，它同時作為一個參考架構，讓我們重思在地的歷史與當代的身體，它如何形塑、變形，而至此時此刻，我們如何看待身體／舞蹈。

附錄

▲ 歐陸當代表演觀察旅行計劃行程表

時程	城市	主要參訪藝術節／展演／機構
五月	柏林	柏林行為藝術月
		ZKU 藝術村
		編舞家工作坊
六月	布魯塞爾	ARTPOTHEKE 行為藝術節
		Sign6 替代空間
		iMAL 數位文化與科技中心

	科隆	SPATIO TEMPORAL 行為藝術節第四回（德國挪威交流計劃）
	里昂	LES SUBSISTANCES 國際藝術村
		Villeurbanne Les-Invites 來吧！街頭藝術節
	柏林	Foreign Affair 藝術節
Neukölln 48 小時藝術節		
七月	倫敦	The Rubbish Collection 科學博物館特展
		Live Art Development Agency 現場藝術推廣協會
]performance space[
	伯明罕	Be Festival

▲ 我到了這些城市遇見這些藝術家

城市	藝術家	國籍	領域／職銜
柏林	Sylvain Faye	法國	劇場舞台燈光設計
	Francesca Romana Ciardi	義大利	行為藝術家、MPA-B 策展人
	Jörn J. Burmester	德國	行為藝術家、策展人
	Lan Huang	台灣	行為藝術家、策展人
	Teena Lange	英國	行為藝術家、策展人
	Lise Poulette	德國	行為藝術家、策展人
	Ilya Noé	墨西哥	行為藝術家、策展人
	Joël Verwimp	德國	行為藝術家、策展人
	Tatsumi Ryusui	日本	聲音藝術家
	Yoto	德國	行為藝術家
	Emily Kuhnke	德國	行為藝術家
	Orion Maxted	英國	行為藝術家
	Billy MacKinnon	英國	電影編劇
Philip Kevin Brehse	美國	行為藝術家	

	Amy Klement	美國	行為藝術家
	Catherine Duquette	美國	行為藝術家
	Hector Canonge	美國	行為藝術家
	Wahshi Kuhi	伊朗	行為藝術家
	Fausto Gracia	墨西哥	行為藝術家
	Ana Mendes	英／德	視覺藝術家
	孫尚綺	台灣	編舞家
	謝杰廷	台灣	舞評人
	陳成婷	台灣	舞台設計
	溫思妮	台灣	演員、行為藝術
	鄒永珊	台灣	作家
科隆	Boris Niesnoly	德國	行為藝術家、黑市國際 Black Market International 創辦人
	Rolf Hinterecker	德國	行為藝術家
	Lala Nomada	墨西哥	行為藝術家
	Kurt Johannessen	挪威	視覺／行為藝術家、Performance Art Bergen 創辦人
	Pavana Reid	愛爾蘭	行為藝術家
	Sigmund Skard	挪威	行為藝術家
	Rita Marhaug	挪威	行為藝術家
	Terese Longva	挪威	行為藝術家
	Franzisca Siegrist	瑞士	行為藝術家
布魯塞爾	Christophe Alix	法國	視覺藝術家、
	Jean-Marc Vantournhout	比利時	攝影師
	Isabelle Bats	比利時	行為藝術家
	Béatrice Didier	比利時	行為藝術家

	Sylvain Chauveau	法國	音樂家
	Antoine Pickels	比利時	行為藝術家、策展人、劇場導演
	Madely Schott	法國	行為藝術家
	Lucille Calmel	阿根廷	行為藝術家
	蔡雯慧	台灣	爵士歌手
	Eve Bonneau	法國	編舞家、舞者、行為藝術家
	Ignacio Galilea	西班牙	行為藝術家、策展人
	Stef Meul	比利時	劇場表演者
里昂	Cathy Bouvard	法國	LES SUBSISTANCES 藝術村執行總監
	Guilhaine Albert	法國	LES SUBSISTANCES 製作經理
倫敦	Bean	英國]performance space[總監
	Benjamin Sebastian	英國]performance space[總監
	Andre Braga-Verissimo	葡萄牙/ 英國	行為藝術家
	Joshua Sofaer	英國	視覺藝術家、策展人、劇場導演、行為藝術家
	Lois Keidan	英國	Live Art Development Agency 創辦人及總監
	蘇文琪	台灣	編舞家
伯明罕	Miguel Oyarzun	西班牙	Be Festival 總監
	Isla Aguilar	西班牙	Be Festival 總監
	Mike Tweddle	英國	Be Festival 總監
	Annie Pui Ling Lok	英國	編舞家、舞者
	Michele Di Stefano	義大利	編舞家、MK 舞團藝術總監
	Antonio Tagliarini	義大利	編舞家、舞者

Filipe Viegas	葡萄牙	Short Theatre Festival 製作人
Marko Daniel	英國	Tate Modern 公共項目策展人
Laura McDermott	英國	Fierce Festival 藝術總監
Daniel Goldman	阿根廷	CASA Festival 總監
Sabine Molenaar	比利時/ 荷蘭	編舞家/舞者
Jamie Wood	英國	劇場編導演
Anna Peschke	德國	劇場編導演
Julia Schwarzbach	奧地利	編舞家
Dadara	荷蘭	視覺藝術家
Jaime Vallauré	西班牙	視覺藝術家
Manuel Bonillo	西班牙	Vladimir Tzekov 劇團藝術總監
Won Kim	法/韓	劇場導演
Liz Walker	英國	Invisible Thread 劇團藝術總監
Matt Burman	英國	Warwick Arts Centre 節目及觀眾開發部經理、前強迫娛樂劇團經理
Nak Hyun Kang	韓國	FOYER Productions 製作人

